

馬克思主義
關於階級與階級
論爭的理論



東北書店印行

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

與階級鬥爭的理論

馬克思所創立的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理論，是經受百年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所審查過的，它是各國共產黨人手中，在其為資本主義的顛覆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的鬥爭中，所必需的指南針。布爾什維克黨以馬列主義關於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理論為指南，保證了在蘇聯肅清資本主義與建成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人都在這一理論旗幟下鬥爭和獲得勝利。

對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的任何脫離，如全部歷史經驗所教導的，都引到社會主義運動底資產階級的蛻變。衆所周知，忘掉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用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合作理論代替它的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墮落到何等程度與對資本主義表示了怎樣的阿諛逢迎。以現在的右翼社會黨人為代表的社會改良主義，公開地去為美帝國主義服務了。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經過自己的代理人，力求以各種方法分化共產主義運動的隊伍，散佈對馬列主義理論的不信任，顛挫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武器的鋒芒，使共產黨人走上改良主義的道路。衆所周知，賣身投靠帝國主義者的布哈林型的叛徒們，曾熱烈地為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而

鬥爭，並且宣傳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投降主義理論。

脫離了國際主義的思想和傳統，轉到了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的南國領導者底政治破產，表明了脫離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是如何的墮落至極。南國領導者走上了與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線分裂的道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的國際合作事業的道路，把南斯拉夫置于遭受帝國主義國家奴役的威脅之下。

忘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不可避免地引到與資產階級妥協和投降于資產階級。各國帝國主義者不是白白地如此瘋狂與惡毒地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他們力求打掉工人階級手中這一最鋒利的武器。

★

★

★

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與歷史家，承認社會中有階級與階級鬥爭，但他們同時認為階級的劃分，是社會生活的永恆不變的形式，而且他們贊成階級矛盾的調和。貧富之分，對他們說來是社會底自然的和永久的狀況。馬克思證明了階級的存在不是永恆的，它是與歷史上一定的生產發展形式相聯系的，與奠基在生產手段的私有制之上的生產關係相聯系的。同時馬克思發現了消滅階級的道路，和那使社會擺脫階級對抗的社會力量。

馬克思的偉大成績，是發現了作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和社會主義的創造者的工人階級底世界歷史性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從全體勞動者與被剝削人民群眾中抽出了工人階級，把他看作是徹底革命到底的階級，沒有為私有財產的繩索所束縛，與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同生長，因此他能夠消滅資本主義和引導勞動群眾走向社會主義。馬克思證明了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應當歸根到底不可避免地引導到資產

階級的政治統治底消滅，引導到工人階級專政的建立，這一專政是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武器，是消滅階級和那些產生階級差別和人剝削人的條件的武器。

馬列主義教導說，工人階級在爲消滅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和在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中的領導作用，不是自發地，而是在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領導下而實現的。共產黨人順利地領導着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因爲他們是工人階級最先進和最具有組織的部份，他們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具有科學的了解。只有馬克思主義的黨，能够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水平，只有這樣的黨能够使工人階級離開工團主義的道路，而且把他們變爲獨立的政治力量。斯大林同志指示說：黨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領袖：

「無論那一個作戰的軍隊，若不甘願失敗，便非有經驗豐富的司令部不可。無產階級如果不願聽憑可咒的敵人去宰割，就非有這樣的司令部不可，這難道不是很明白嗎？可是這個司令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能够成爲這樣的司令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就等於軍隊沒有司令部。黨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司令部。」（「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一〇四頁）

有着革命的黨，就能使無產階級有組織地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爲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黨給予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以正確的方針，製訂與實現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戰略與策略。由於黨的領導，工人階級才正確地估計到階級力量的對比，找到和利用後備力量於自己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由於爲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所武裝的黨，工人階級才保證自己在反對資本的鬥爭中有自己的同盟者，而且找到對待這些同盟者的正確路線。

共產主義運動以自己正確的理論與政策，以自己在反資本主義鬥爭中的勝利，來報答偉大的領袖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共產主義的創始人與領袖，使工人階級明白了階級鬥爭的規律，明白了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懂得了共產黨之爲無產階級在其爲共產主義勝利的鬥爭中的基本武器的作用。

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領袖們，以自己的叛賣活動使社會主義運動遭到了巨大的損失，同時把它服從于資產階級的利益。共產主義運動在反對改良主義，反對其破產了的領袖的鬥爭中生長和鞏固了。

列寧與斯大林，建立了新型的黨——忠實于馬克思與恩格斯革命學說精神的布爾什維克黨以後，就把共產主義運動提高到了新的更高的階段，這一階段是以社會主義在世界最大國家之一中的勝利與社會主義力量在一切其他國家中的巨大增長爲標幟。

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是植基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之中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保衛無產階級在解放運動中的領導權的思想時，進行了既反對對勞動群眾中的非無產階級（特別是對於農民）的忽視態度，也反對社會民主黨中的市儈機會主義的派別（他們以「人民」的概念暗暗掉換社會的階級區分並模糊階級鬥爭）的不倦的鬥爭。

馬克思與恩格斯堅決地批判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因爲他們在一八七五年會把拉薩爾的命題列入了自己綱領（哥達綱領）之中，這一命題就是：對於工人階級說來，一切其餘的階級只是一種反動群眾。馬克思與恩格斯表明說：拉薩爾的這一論點是對「共產黨宣言」的粗魯的歪曲。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爲，在一切反抗資產階級的階級中，只有一個無產階級是徹底革命到底的階級。至于中間階層（農民、手工業者），則他們只是在放棄自己本身的觀點而站在無產階級觀點上來的時候，他們才是革命

的。而這不僅不排除，而且提供出，工人階級可以在這些階層中間有自己的同盟者。

馬克思與恩格斯無情地鞭責了拉薩爾分子與其類似分子的反革命企圖，他們想使工人階級在反對地主、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的鬥爭中，與他的可能的和天然的同盟者孤立開來。馬克思指示說，只有在小農支持無產階級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才會得到合唱，在一切農民國家中沒有合唱，革命的獨奏就要變為天鵝之歌。」

馬克思與恩格斯也一樣堅決地批判了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他們把「人民」這兩個字到處亂用，不去對這一概念的階級基礎作任何的分析。機會主義者以小資產階級的饒舌，把「人民」說成是某種統一的群眾，把國家說成是某種超階級的組織，來遮隱自己對工人階級在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領導作用的否認。

馬克思與恩格斯堅決地推翻了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的這一斷語：好像國家可以站在階級之上，可以充當調和階級對抗的「全民」機關。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教導說，如果無產階級以革命的方法奪得政權，那末，他利用這個政權，不是為了調和各個階級和使各個階級永遠存在下去，而是為了消滅階級對立性的存在條件，為了消滅一般的階級。

列寧與斯大林在同機會主義者的鬥爭中，保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具體化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關於無產階級對待非無產的勞動群眾的態度這一問題上所持的觀點。

列寧與斯大林堅決的批評了民粹主義的理論，民粹主義者抹殺社會之分裂為階級，抹殺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來的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把人民說為是某種沒有內部的階級差別的統一體。民粹主義者抹殺農民的階級分化與富農的生長，他們是富農利益底代表者。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民粹主義者與

其徒子徒孫，社會革命黨人，努力掩蓋階級矛盾，使群眾離開階級鬥爭，給群眾灌輸被壓迫者與壓迫者調和的思想。

與否認無產階級在解放鬥爭中的領導作用的民粹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相反，列寧與斯大林不倦地強調了無產階級是使人類擺脫資本主義奴役的解放者。列寧在其「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黨人」的名著中說道：「社會民主黨人把自己全部注意力與自己全部活動都放在工人階級身上。」斯大林同志還在一九〇一年強調無產階級底世界歷史性的作用時就指示道：「……在俄國以及一般地在各個國家，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才負有解放人類和給世界以幸福的歷史使命。」布爾什維克黨的創始人揭露和粉碎了孟什維克的企圖，孟什維克企圖把無產階級溶化於一般的勞動人民群眾中，把作為徹底革命的階級的無產階級底領導作用降低和化為烏有。列寧與斯大林保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原則：工人階級爲了執行自己的領導作用應當組織爲獨立的政黨。

還在製訂黨綱的時期，在一九〇二年，關於無產階級和其政黨在社會底革命變革中的作用的問題上，一面是列寧，一面是普列漢諾夫、查蘇里赤和其同道者之間，就產生了重大的分歧。在普列漢諾夫所製作的綱領草案中，無產階級對待小生產者的態度是描寫得完全不正確的。在普列漢諾夫的草案中，沒有把工人階級從一般的勞動者與被剝削者群眾中抽出來。在這一草案中，一般地談到勞動者與被剝削者群眾的不滿的增長。列寧批評普列漢諾夫的這些不正確的論點時寫道：

「勞動者與被剝削群眾的不滿正在增長」——這是對的，但在這裏所作出的一樣，把無產階級的不滿和小生產者不滿一視同仁和溶和起來，却是完全不正確的。小生產者不滿常常產生（不可避免地應當產生，或者大部分不滿是要產生）這種傾向。保衛自己之爲小私有者的存在，即是保衛現代制

度的基礎和甚至將其拉向後退」。(見列寧全集六卷三二—三三頁)

列寧也指明了普列漢諾夫的這一斷言的破產：好像馬克思主義的黨不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政黨，而是工人與小私有者的政黨。在普列漢諾夫的這一斷言中，表明了不了解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的作用，不了解馬克思主義黨之爲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之爲無產階級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的作用。普列漢諾夫及其同道者不了解，馬克思主義黨是無產階級手中，顛覆資本統治，奪得政權與鞏固政權的基本武器，模糊馬克思主義黨的階級性質，就意味着完全歪曲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對待落後的勞動者與被剝削者群衆的態度原則。正如衆所周知的，最後孟什維克——取消主義者走上了否認工人階級的獨立政黨的道路，建議把黨溶化在非黨的「工人代表大會」中，或一般地溶化在非黨的勞動者組織中。

在製訂黨綱時，列寧批評了查蘇里赤的建議，這個建議在實質上是歸結到用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的鬥爭的概念來代替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概念。列寧指示說，小生產者——這是一個特別的階級，雖然他以千絲萬縷與無產階級聯系着，而且是一個過渡的階級，但終究他是一個特別的階級，他搖擺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

列寧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黨，只是當它實行無產階級的階級政策、克服勞動群衆中的非無產者階層底搖擺性和不穩定性的時候，才能成爲革命人民的領袖。只有在這樣的政策下，工人黨才能够指望在鬥爭過程中，小資產階級分子將放棄自己本身的觀點並轉到無產階級的觀點上來。

列寧闡明了勞動群衆只有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才能得到自己的自由和改善自己的地位。在對待非無產者的勞動群衆上，馬克思主義黨的任務，就是在他們面前說明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處境無

望，爲了從資本的壓迫下解放這些群眾必須進行社會革命。

列寧與斯大林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反對孟什維克與托洛茨基分子（他們甚至大吹大擂「人民」，「革命的民主」的字句）。列寧闡明說：馬克思主義把「人民分成「階級」，」不是爲了使工人階級閉關自守，而是爲了「擺脫中間階級的折衷性，不堅定性，猶豫性，愈加以最大的精力，愈加以更大的熱忱爲全人民的事業，領導全人民而鬥爭」。列寧全集第九卷九二頁、第四版）

列寧與斯大林論證了這一原則：在大多數農民的隊伍中有着革命的能力，必須把它這些能力利用於工人階級爲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鬥爭中。資本主義窒息着小生產者和使他們破產，注定他們窮苦不堪，愚昧和無權的存在。資本家、大地主、富農的壓迫，不可避免地引起廣大農民群眾中的義憤的增長。勞動農民根據切身的經驗，深信他們只能找到工人階級是忠實的同盟者，他們只能與工人階級聯盟才能擺脫資產階級地主的枷鎖。

對於孟什維克以及對於第二國際一切機會主義政黨來說，對於農民問題持否定的態度是他們的一個特點。這些黨永遠是害怕革命，不相信無產階級的勝利，對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不感興趣。在揭露第二國際政黨對農民抱輕視態度的反革命思想時，斯大林同志指示道：「第二國際英雄們把自己譏笑農民問題的態度看做他們文雅風度的表現，「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表現。其實，這裏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氣味都沒有，因爲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漠視農民這樣重要的問題，其實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就無疑是表現直接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六五頁）

◎ 布爾什維克黨，作爲革命的黨，真正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黨，對於農民問題給予了最嚴重的注意，把它看作是無產階級在其爲政權的鬥爭中的同盟者的問題。在列寧主義中，無產階級同盟者的同

驗，在具體分析各種社會階級的利益和他們在革命各種階段上對革命的態度的基礎上，得到了全面的和深刻的規定。

列寧論證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時，對馬克思主義黨在革命中的戰略與策略給了天才的規定，發展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列寧揭示了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時必須應當進行的階級力量底重新整編。

列寧指出在具體歷史情況中，過去的要素與未來的要素，民主主義轉變與社會主義轉變的各個要素是錯綜在一起的。但是這，列寧指示說，不應當模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轉變與社會主義的轉變底絕對的與最嚴格的區別。

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階級力量的重新整編。列寧在確定馬克思主義在革命各個階段上的政策時指示道：

「領導全體人民，特別其領導農民來為完全自由，為徹底民主革命，為共和國而奮鬥！領導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來為社會主義而奮鬥！」（列寧全集第九卷九四頁、第四版）

列寧證明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條件。同時列寧論證了這一原則：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半無產者分子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和麻痺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

列寧製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後，豐富了和具體化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條件的學說。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與改良主義者的進步底理論的鬥爭中發展和樹立起來的，按照進步底理論，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各階級的「一致」，「合作」基礎上，進步才是可能的。列寧與斯大林保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作為歷史主要動力的階級鬥爭的學說，揭露了改良主義的階級調和理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合作理論底資產階級的實質。

「按照社會主義亦即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現在是不能夠鄭重其事地談到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列寧寫道，——歷史的真正原動力，是革命的階級鬥爭；改良——是這一鬥爭的附帶的結果，其所以是附帶的，因為改良表現出想削弱，想頓挫這一鬥爭的失敗企圖。按照資產階級哲學家的學說，進步的原動力——是意識到這一或那一機關之「不完善性」的所有社會成員底團結一致。第一種學說——唯物主義的，第二種——唯心主義的。第一種——革命的，第二種——改良主義的。第一種論證着現代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的策略。第二種論證着資產階級的策略」。（列寧全集十一卷，五十四頁）

現代的右翼社會黨人用各種方法拋棄階級鬥爭的思想，而且在「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反芻着嚼爛了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一致」進步底理論。右翼社會黨人怕得要死，只怕壟斷資本家的頭上掉了一根毛髮，只怕稍微損傷剝削者的絲毫利益。要知道這就是「破壞民主呀」！右翼社會黨人要人們相信他們是贊成社會主義的，但同時又極力說服工人，只有與資本案一道才能走向社會主義。他們只準備實行資產階級贊同的那些手段，即是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手段。

英工黨領袖阿特里要人們相信去社會主義的路，是經過資本主義與「計劃經濟」結合的。工黨理論家拉斯基在保衛資本主義底神聖不可侵犯性的思想時，訓誡英國資產階級與工人合作，以便避免社

會革命。幫助實際上欺騙工人的工黨領袖們的，是「獨立社會黨人」金斯利·馬爾丁，他暗示工人們說，社會主義不能是階級鬥爭的結果，它只是在「社會主義者」選舉的勝利結果上建立起來的。工黨的「走向社會主義之路」，實際上是意味著資本家的發富和工人階級的貧窮化。在工黨政府之下，資本家的利潤增加了一倍半，而勞動者的口糧却減少了一倍半。

右翼社會黨人推翻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實際上幫助資產階級拯救資本主義，使工人脫離為社會主義的實際鬥爭。回答資產階級的要求，右翼社會黨人搬出了「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命題，指望以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吹噓，使群眾在思想上成為資產階級的俘虜，模糊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矛盾，熄滅階級鬥爭。「民主的社會主義」不是旁的東西，而是否認無產階級在為社會主義鬥爭中的領導作用的理論與實踐，是使無產階級服從于資產階級的理論與實踐。「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在為保存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武器。

馬列主義教導我們，以暴力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規律。只有為馬列主義的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才能够領導和將反對剝削者的階級鬥爭進行到底，才能够團結非無產者勞動群眾，才能够重新教育和引導他們走向社會主義。

這一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規律，是為歷史發展的進程所證實了的。蘇聯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表示了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底偉大真理。斯大林同志指示說，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典範地實現了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承認把階級鬥爭進行到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把資本主義社會變革為社會主義的馬列主義理論底奠基石。馬列主義是與這一機會主義的概念水火不相容的：好像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以和平

方法，是在議會投票的基礎上實現的。

衆所周知，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的統治是依靠在剝削階級對被剝削的勞動群衆的無權暴力上的。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民主制度，只是掩蓋資產階級專政的屏風，是其對勞動者的無限的統治。任何的投票，任何的議會，也不能奪去資產階級的政權和消滅資本的統治。工人階級爲民主權利而鬥爭，是爲了改善爲社會主義的鬥爭的條件。使人相信以議會方法可以消除資本主義奴役的右翼社會黨人，只是保護資產階級專政以免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它。只有以革命的階級鬥爭才能推翻資產階級對勞動者的壓制。

「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說道，——意味着一個階級，無產階級，同時正是他的先鋒隊之推翻資產階級。要求這一先鋒隊用投票選舉資產階級議會，資產階級立憲機關等方法，即是用在僱傭奴隸的存在下，在剝削者的存在下，在他們的壓迫下，在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存在下的投票方法，預先獲得人民的多數，要求這一點或建議這一點——這就是說，在實際上完全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並事實上轉到資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上去了」。

歷史的經驗表明，資產階級在「最民主的選舉下」，都擁有成千的壓制選民的方法，成千的欺騙群衆、偽造選民意志的詭計。當資產階級還握有整個國家機構，一切經濟生活的槓桿，一切宣傳手段時，他們在任何的議會裏都有着自已人、自己順從的代理人底多數。只有爲階級的多數所支持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打破剝削者的統治並將群衆從政治、經濟和精神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以後，才可能有廣大勞動群衆的廣大政治覺悟和其團結於無產階級的周圍，才可能有勞動人民的真正意志自由表現。

馬列主義預見到，而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充分明白地證實了，在推翻剝削者的政權後，階級鬥

爭並沒有中止，而是愈加尖銳。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列寧說道，——乃是一整個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還沒有終結的時候，剝削者就不免還保存有復辟希望，而這一希望就變為企圖復辟的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是不會料到會被人推翻的，是不相信這點，不願想到這點的，所以他們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之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來拚鬥爭，以求恢復他們已被奪去的「天堂」，以求保護他們從前過着的多麼甜蜜生活，而現在却被這班「平凡的賤人」弄得貧困破產（或者弄到從事平凡勞動……）的家庭。而跟着剝削者資本家走的，又有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總是猶豫不決，動搖不定，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又因革命遭遇困難而張惶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魂顛倒，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從這一個營壘跑入那一個營壘……像我們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見列寧全集二十三卷三五五頁）

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說明，工人階級只有以無情鎮壓剝削階級底反抗的方法，才能在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中實現自己的領導作用和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為十月革命所推翻了的剝削階級，在帝國主義者的援助下，組織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鬥爭。國內戰爭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鬥爭底最尖銳形式。軍事上之粉碎國內反革命勢力和國外帝國主義干涉者，是無產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中的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但在這之後，階級鬥爭並沒有中止，它只是採取了新的形式。這時敵視蘇維埃政權的分子，享有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援助，後者為了進行反對蘇維埃國家的鬥爭，曾是不擇任何手段的。

過渡時期蘇維埃社會的發展，是在「誰戰誰勝」的列寧公式的標幟下進行的。布爾什維克黨不斷

地實行了以社會主義成份戰勝資本主義成份的路綫。蘇維埃政權的成績，引起了資本主義分子愈加瘋狂的反抗。蘇維埃政權所實現的工業、銀行、運輸、土地的國有化，破壞了資本家和地主統治的經濟基礎，但是剝削階級還沒有消滅。布爾什維克黨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實行了限制和排擠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這就使資本主義成份在經濟中的比重往下降落。

剝削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勝利前進給了絕望的反抗，組織怠工、暗害、破壞、奸細活動以服務於資本主義國家。這時敵視蘇維埃政權的階級和外國資產階級國家，有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為黨內的代理人。這些賣國的代理人，用各種方法力求破壞黨在國家中的領導作用，分裂黨的隊伍的團結，使黨離開列寧的道路，使國家轉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從屬於各帝國主義國家的道路。

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列寧、斯大林政策之實現，對於社會主義的勝利，對於剝削階級的消滅，有了決定的意義，因為這一政策的實現，帶來了城鄉資本主義分子的完全死亡。資本主義分子，外國帝國主義者及他們的從僕——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如此狂怒地為反對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而鬥爭，絕不是偶然的。

布爾什維克黨第一次在歷史上不得不解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社會主義改造小生產、培養社會主義勞動紀律的巨大組織任務。在完成這些偉大任務中，特別有力地表現了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創造者的工人階級底領導作用。沒有工人階級對社會整個發展的國家領導，解決這些偉大任務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才能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布爾什維克黨粉碎了一切反列寧的集團，並保證了工人階級隊伍的團結一致。孟什維克和其他資產階級從僕們在工人階級中的影響，還

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就基本上被肅清了，從而就克服了工人階級內部的分裂。一個黨——布爾什維克——的不可分割的領導，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保證，是蘇聯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中的成功的保證。

「教育工人黨時，——列寧教導說，——馬克思主義是教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能够奪取政權和領導全人民走向社會主義，能够指導和組織新的制度，在建設自己的、沒有資產階級參加的和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生活事業中，能够成爲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教師、領導者和領袖」。

列寧指示我們，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工人階級反對剝削者的殘酷鬥爭時期，在反對小資產階級的自發性的鬥爭時期，黨性和黨紀的意義無比地增長了。列寧教導說，否認黨性和黨紀就等于完全解除無產階級武裝以利于資產階級。

發展列寧關於黨的領導和指導作用的思想時，斯大林同志全面地證明了，黨是無產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手中奪取無產階級專政，而以後鞏固和擴大專政的基本工具。斯大林同志說道：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向千百萬無產者群眾灌輸紀律精神和組織精神；這就是說，要在無產階級群眾中間造成能防範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腐蝕影響的一種骨幹和堡壘；這就是說，要加強無產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級方面的組織者工作；這就是說，要幫助無產者群眾把自己教育成爲能够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要做到這一切，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强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列

寧主義問題」中文版一一二頁）

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之下，蘇聯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分子和其代理人的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實現了社會底社會主義變革。列寧和斯大林不倦地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的精神教育黨。布爾什維克黨推翻和粉碎了布哈林分子的投降主義方針，他們使人們相信資本主義分子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斯大林同志保衛了馬列主義的命題，說只有用殘酷的階級鬥爭的方法，才能消滅資本主義分子和資本主義之根。

「沒有殘酷的階級鬥爭，能不能實現排擠出資本家和消滅資本主義之根呢？不，絕不行的。在資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下，能否消滅階級呢？不，絕不行的。這樣的理論和實踐，只能把階級文明化和永恆化，因為它，這一理論，是與階級鬥爭的理論相矛盾的。」（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二二八頁）

爲了肅清剝削階級和消滅資本主義之根，必須不僅消滅地主和資本家，而且要改造小商品生產，以長期的工作重新教育小生產者。小商品經濟在鄉村中還佔優勢，資本主義之根就還留存，因爲小生產，如列寧所說的，經常地、每天、每時、自發地、大量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在一九一七年，當黨還在爲社會主義革命集合和準備力量的時候，列寧在布爾什維克的『真理報』上寫道：「我們不能向農民，尤其是鄉村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隱瞞這一點：在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保存之下，小經濟是不能使人類擺脫群眾的貧窮的，——應當想到過渡爲社會公有的大經濟」。

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列寧不只一次地說，不改造小生產者的經濟，是不能消滅階級的。「他們，——列寧說，——是不能趕走的，他們是不能鎮壓的，應當同他們共居，他們是可以（也應當）改造，可以重新教育的，只是要用長期的，緩慢的，小心的組織工作」。

進行社會主義成份戰勝資本主義成份的路線時，布爾什維克黨經常關心於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的鞏固。黨在對待農民的政策上，不斷地是以列寧和斯大林的這一學說為指南的：農民不是單一的群眾，應當估計到農民的階級分化。

「在我們條件下的農民，——斯大林同志說道，——是由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而正是由貧農、中農和富農組成的。很明顯的，我們對待這些集團的態度不能是一樣的。貧農是工人階級的支柱，中農是同盟者，富農是階級敵人，——我們對這些社會集團的態度就是如此」。〔列寧主義問題〕二二二——二二三頁）

黨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既粉碎了反對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群眾聯盟的政策，托洛茨基分子，也粉碎了抹殺農民的階級分化和宣傳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理論的布哈林分子。

托洛茨基投降主義者和叛徒，用盡一切力量力求使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不合，破壞工人階級與中農聯盟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抱着挑撥的目的，托洛茨基分子在這種時候建議實行消滅富農的政策，即在還沒有這樣的條件，還沒有作好集體化的準備的時候。要消滅富農之為階級只有在集體化基礎上才能實現的。

布哈林投降主義者和叛徒，在與工人階級聯盟的旗幟下，建議在鄉村中着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當時，當國內已準備好大批集體化的條件的時候，當長成的社會主義工業已能夠用機器供給鄉村的集體生產的時候，當農民群眾已準備好參加集體農莊的時候，布哈林分子却反對集體化，反對政治上進攻富農。

這就是為什麼不粉碎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布爾什維克黨就不能鞏固工人階級與勞動農

民的聯盟，不能夠保證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不能夠準備起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分子的條件。

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由於列寧——斯大林之領導我黨而獲得的。在與缺乏信心者和機會主義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加米涅夫分子的鬥爭中，在列寧逝世以後最終地形成了我黨的領導核心，爲斯大林略傳中所指明的，這一核心保衛了列寧的偉大旗幟，團結了黨在列寧遺言的周圍，並把蘇維埃人民引上了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廣濶道路。斯大林同志乃是這一核心的領導者和黨的主導力量。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蘇維埃國家成爲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社會主義和民主的強大堡壘。

布爾什維克黨與其領袖列寧和斯大林，不倦地鞏固了蘇聯勞動者與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聯繫。勞動者的國際合作，是社會主義力量生長和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蘇聯工人階級，——斯大林同志說道，——是世界無產階級的一部分，是它的先進的隊伍，而我們的共和國——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幼兒。毫無疑義的，如果蘇聯工人階級沒有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援助，沒有把政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沒有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那末，他就沒有他現在所有的那些條件。蘇聯工人階級與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國際主義聯系，蘇聯工人階級與世界各國工人的兄弟聯盟，——這就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力量和威力的奠基石之一」。(「列寧主義問題」四八五頁)

在經過考驗的國際主義旗幟下，在實現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礎上，布爾什維克黨團結了蘇聯各族人民爲一個統一的友好的家庭，粉碎了各種各色沙文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他們在「全民族」利益的旗幟下力求模糊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調和工人與民族資產階級，模糊勞動者的階級意識，使

他們服從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民族主義者打算以這種方法破壞各民族勞動者的兄弟團結，掀起各人民之間的敵視，準備資本主義復辟的土壤。

這就是爲什麼「粉碎各色民族主義傾向者，黨就不能夠達到各民族勞動者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中的友好合作，不能夠以國際主義精神教育勞動者，不能夠鞏固各族人民的友誼，並建立起強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實現了國家工業化和消滅了工業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進行了農業集體化和在這一基礎上消滅了富農之爲階級，布爾什維克黨就保證了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及他們與知識分子的合作，達到了建立起蘇聯各族人民的不可摧毀的友誼。在這一基礎上也形成了蘇維埃社會道義上政治上的團結一致。在剝削階級和小商品生產還存在的時候，也就不可避免地還存在社會中的尖銳的階級矛盾以及民族矛盾，因爲資本主義分子支持和鼓動民族主義的傾向和民族間的舊有仇恨的殘餘。剝削分子的消滅和產生剝削與壓迫的原因的消滅，就意味着蘇維埃社會內部的任何對抗的矛盾之被消滅。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這些階級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界限被消滅，這些社會集團就愈來愈加親近。

在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斯大林同志說明蘇維埃國家的成就的特點時指示道：

「在報告期內，我國社會政治發展方面的最重要成績，便是剝削階級餘孽最終被消滅的事實，工農及知識分子團結爲一個總的勞動戰線，蘇維埃社會在道義上政治上一致性的鞏固，我國各族人民友誼的鞏固，而結果便是我國政治生活的完全民主化，新憲法的成立」。（『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七

五二頁）

城鄉的資本主義分子消滅以後，國內的對抗的矛盾消滅以後，階級鬥爭的全部尖銳性就轉移到國

際舞臺上了。我們的軍隊，懲罰機關和保衛機關，如斯大林同志指示的，它們的鋒芒已經不是向着國內，而是向着國外去對付外部敵人了。

至於反對國內資本主義餘孽的鬥爭，那末，它是去克服過去底，與人們意識之落後于社會存在相聯系着的傳統和習慣。這是反對「資本主義學生的污點」，和這些污點的承擔者（他們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的鬥爭。同時反對資本主義餘孽的鬥爭，多是與反對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互相聯系的，因為帝國主義者用盡一切力量努力煽起這些資本主義餘孽，特別是對資產階級文化的五體投地，私有的與貪婪的傾向，民族主義的偏見，宗教迷信，不關心政治，無原則性，庸俗等這樣的資本主義餘孽。

★

★

★

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給各國勞動者照明了擺脫資本主義奴役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勝利的道路。在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總規律性的基礎上，個別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特殊形式是可能的。但這種特殊絕沒有取消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關於工人階級和共政黨在為消滅資本主義和為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中的領導作用之基本原則。

現代的民主和社會主義運動，是在資本主義日益深刻的總危機和社會主義力量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展開的。壟斷資本的統治，日益加強着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和寄生性，使群眾的窮苦困乏日益尖銳，引起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奴役的階級鬥爭不斷增長。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平衡的、破產式的發展，導致了資本主義矛盾的空前的尖銳化，導致了新的世界大戰，其結果帝國主義陣營更進一步的削弱了。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只有第一個勝利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蘇俄）掙脫了帝國主義的體系，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就有一系列的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國家掙脫了帝國主義的體系。

社會主義和民主的力量，在不斷地生長和鞏固，現在他們已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和反動的力量。工人階級在各處領導着反對資本主義的羈絆，反對殖民地的壓迫，反對帝國主義的新戰爭挑撥者的鬥爭，把非無產者勞動群眾團結到自己的周圍。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壯大和鞏固，對於勞動者的這一解放鬥爭有着最偉大的意義。在說明蘇維埃國家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的解放鬥爭中的作用的特點時，斯大林同志指出：在第一個勝利了的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鞏固得愈徹底，這一國家之變為進一步發展世界革命的基地，變為進一步瓦解帝國主義的槓桿愈快，那末，一系列的新國家之擺脫帝國主義的過程就會愈快和愈徹底。為反對資本而鬥爭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是依靠着世界各國勞動者的國際合作的。在這中間蘇聯乃是社會主義底基本堡壘。

還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列寧就預見到了個別國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特殊性。特別是列寧以例外的形式認為這是可能的：在大國之一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各友隣小國的工人階級將容易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當發現資產階級的處境是沒有希望的時候。還在一九一六年列寧會就這點說道：「唯一革命到底的階級無產階級專政，為了推翻資產階級和打退其反革命的企圖是必要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有着很大的重要性，誰否認或只是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誰就不能成爲一個社會民主黨員。但也不能否認，在個別情況下，例外的，譬如在某一小國家中，在友隣的大國已完成社會革命以後，資產階級也有可能和平地讓出政權，如果他們深信反抗是無益的，而寧願保存自己頭顱的話」。（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二二九頁）

但同時列寧警告說，沒有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是不會實現的，剝削者不會沒有反抗地走下舞台的，

承認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黨底唯一忠實的綱領。

在列寧的這些預測中，着重指出大國中的社會主義勝利，對於友隣小國之間社會主義發展的頭等意義。從列寧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在這些國家中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特殊形式，是根據于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規律的，而且是在友隣的大國中已體現了這一規律來決定的。因此，對於各小國中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特點，不能撇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去了解，而只能是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去了解的。由此可見，在某一國家中把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特殊形式說成是一種民族自生自長的道路，是不與社會主義力量生長底總過程相聯系的道路，——這就是說，離開馬克思主義和轉到民族主義立場上了。

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之存在於中歐和東南歐國家之旁，使這些國家的人民就易於進行反對資本家地主政權的鬥爭，以及為建立人民政權的鬥爭。而在英美軍隊所駐在的國家裏，英美帝國主義者是起而援助反動勢力，而且阻撓人民群眾建立民主的秩序的。粉碎了德國及其盟邦並解放了中歐和東南歐人民的蘇聯，允許被解放的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幫助他們進行為人民民主，為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的鬥爭。

衆所周知，在這些國家中的舊的反人民制度破產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當權分子，以其在戰前時期的反動的內政外交政策，把自己國家推向了毀滅，而在戰爭期間，他們成了法西斯佔領者的幫兇。人民群眾反對德國法西斯羈絆的鬥爭，按必然性來說，乃是反對以往的統治階級和其腐爛透頂的反動政治制度的鬥爭。

以往在這些國家中統治過的階級，在人民眼目中已無絲毫信譽，而且不能指望有廣大勞動群眾的支持。為人民所仇恨且與自己國內人民隔絕的剝削階級，不能夠獲得外來的軍事援助，因為有着粉碎

了德國的蘇聯，就保證了新民主國家不受帝國主義列強的軍事進攻。不是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並在，帝國主義國家是會組織武裝干涉，鎮壓這些國家中的社會主義和民主勢力的。希臘的例子證明了干涉者與國內反動派一道，用武力和血腥恐怖的方法，把違背人民意志的反動恐怖制度強加於人民。各新民主國家之避免了這一命運，這首先是由於強大蘇聯的援助，由於全世界社會主義和民主勢力的增長。

南國領導者不懂得偉大社會主義強國和全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的增長對於新民主國家發展的這一決定意義，他們很爲自負，好像南國能够單獨從法西斯佔領者之下解放了自己，好像它單獨能够保持自己的民族獨立，沒有其他各國共產黨的援助，沒有各新民主國家的援助，沒有蘇聯的援助，好像它單獨能够抵擋得住各帝國主義國家。只有陷于民族主義泥潭的人們可以這樣想：與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線隔絕的南國，能够不致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在各新民主國家中，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在爲民主變革的鬥爭中起了領導的作用。同時工人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不是一下子和自流地建立起來的。在革命進程中，工人階級曾不得不把一個個資產階級派別推下政權。資產階級政黨拚命地抓住政權，只是在廣大工人階級群眾和大部分勞動農民的壓迫下，他們才不得不交出一個個的陣地。因此爲共產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把廣大的勞動農民階級引到了自己方面來，一步一步地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了政權。

南國領導者忘記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真理：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就不能夠在各新民主國家中建立起工人和農民在爲民主變革的鬥爭中的合作。南國領導者放棄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正是爬上了民粹主義富農黨的道路。

吸引農民勞動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沒有工人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作用的保證是不可能的。很明白的，在各新民主國家中，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要實現大工業的國有化和在國民經濟中創立社會主義的成份是不可能的。衆所周知，實行工業國有化會遭到了各資產階級政黨的瘋狂反抗。大中工業的國有化，是在比較長的時期內和以幾次動作實現的。只有共產黨——工人階級的政黨——才是贊成基本生產手段國有化的徹底的鬥士。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各新民主國家中的解放鬥爭，就會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階段，也就不能建立起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條件。全部的事情就會只限於消滅封建主義殘餘以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只有工人階級是這樣一種力量，它把新民主國家的發展導向社會主義道路，它能够吸引勞動農民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沒有工人階級，農民不能夠擺脫資本的羈絆，不能夠走向社會主義。

因此，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是人民共和國的力量和鞏固的保證，是順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最主要條件。

南國領導者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政黨與人民群眾非黨組織的相互關係的學說。如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中指明的，在南國認為國內基本領導力量不是共產黨，而是人民陣線。這一切表現着南國共產黨的取消主義傾向；這一切表現着在對黨的關係上復活了孟什維克主義傾向，企圖把黨溶化在非黨群眾中。南國領導者不是想有一個在與其他各國共產黨合作中為建成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共產黨，而是想有一個盲目執行民族主義者的命令的民族主義組織。

新民主國家的勝利，是與共產黨的主長和鞏固不可分離地聯系着的。共產黨保證着工人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作用和新民主國家發展的社會主義性質。在這方面，共產黨為工人階級政治上組織上的團

結一致的鬥爭，有着最重要的意義。衆所周知，中歐和東南歐國家以及其他國家中的工人階級，由于右翼社會黨人叛賣政策的結果，不久以前被分裂了，從而削弱和分散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在一系列新民主國家中，爲工人階級政治上組織上的團結一致的鬥爭，已經帶來了巨大的勝利。在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拉夫，在馬列主義思想和政策的基礎上，進行了共產黨與社會黨的統一。在波蘭進行着統一各工人政黨的準備。事情是走向消滅工人階級隊伍中的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走向鞏固工人階級的團結，走向提高工人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作用。共產黨和社會黨在馬列主義原則基礎上的統一，意味着克服了機會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影響，而且它是社會民主主義破產和列寧主義勝利的新的鮮明的證明。

人民民主國家之向社會主義發展，是按照階級鬥爭的規律，是用鎮壓剝削階級反抗的方法，是用侵入資本主義所有權關係的方法而完成的。被剝奪了政權的剝削階級，用一切方法力求推翻人民的政權，消滅勞動者的民主成就。同時他們爲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勢力用一切方法所鼓勵和援助。反動分子在自己反人民的鬥爭中，正採取怠工、陰謀、暗害、恐怖行動和破壞活動。因此，新民主國家之向社會主義發展，不是排除，而是要採取無產階級與其同盟者反對剝削分子，反對人民共和國敵人的不調和的階級鬥爭。但是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南國領導者，否認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他們從機會主義的方針出發：好像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階級鬥爭不是尖銳化，而是逐漸削弱。

新民主國家之向社會主義發展，不是要保存，而是要消滅剝削分子和任何人剝削人的現象。剝削階級存在一天，他們一天就有着經濟基礎，就能够壓迫依屬於他們的無產者階層，一直到他們實際上

限制和剝奪了這些階層的民主權利。人民民主之轉變為在消滅了剝削階級基礎上的澈底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在這樣的時候，即是已沒有靠剝削別人勞動為生的分子，即是已沒有被迫向資本家、富農、商人、高利貸者叩頭的被剝削者。

絕大多數人之擁護人民政權，工人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作用！——是向社會主義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要實現這一可能性，就要非無產的勞動分子完全轉變到工人階級的觀點，即是轉變到社會主義立場上。

在各新民主國家中，還沒有克服了農民在經濟地位中的雙重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是勞動者，一方面是私有者。作為勞動者的農民，是以擺脫地主資本家的鬥爭的共同利益，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農民之力求保存自己私有者的地位，則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利益相矛盾。這一矛盾不是對抗性的，因為工人與農民在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且這些共同利益，是克服這些階級之間的矛盾的基礎。

但在各新民主國家中，也還有着對抗性的矛盾，因為在城鄉中還保存有剝削分子。與國家的、全民的財產同時存在的，有資本主義財產——企業主與商人的財產。這也是誰都知道的，在各新民主國家中所實現的社會改革，還沒有破壞了富農——這一為數最多的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礎。富農的反抗，隨着革命的改革之深入日益增長。富農是反動勢力在鄉村中的支柱。沒有對小農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這一資本主義階級是不能實現的，而改造他們却需要嚴肅的長期的準備工作。只有在限制資本主義分子上，在工人階級領導下鞏固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上作了長期的工作，只有由於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結果，才將為大批的農業集體化和在這基礎上消滅富農之為階級準備好條件。

鞏固和發展民主改革，實現導向社會主義的手段，沒有反對城鄉資本主義分子的堅持的與長期的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的。依靠于絕大多數人民支持的，依靠于國民經濟中的經濟命脈的人民民主國家，是鞏固人民的民主成就和社會主義改革的主要武器。工農民主國家的鞏固，是各新民主國家中順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

共產黨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澈底的鬥士。共產黨的壯大和鞏固，擴大它與群眾的聯系，把群眾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是新民主國家順利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的唯一可靠的保證。

★

★

★

蘇聯的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經驗教導着，人民在道義上政治上團結一致，是以階級鬥爭和消滅剝削者而達到的。在分裂為敵對階級的社會中，談不上統一的人民。資產階級政客之胡謔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民的團結一致，是指望掩蓋階級矛盾，和將社會之區分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永恆化起來。責備馬克思主義者願意把人民分裂成階級的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實際上保衛着剝削者對多數人的統治。馬克思主義沒有發明人民之分裂成階級，他們只是證明這一分裂是存在於生活中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把社會的階級區分和階級鬥爭永恆化，而是指明消滅階級對抗的道路。走向人民在道義上政治上的完全團結一致，走向社會主義勝利，走向人民群眾完全擺脫任何社會和政治壓迫的道路，是通過對人民在階級社會中的階級劃分的承認；通過對工人階級在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中的領導作用的承認，通過反對資本主義分子的階級鬥爭，通過非無產勞動群眾的生活習俗和意識底社會主義改造的。蘇維埃社會是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在那裏，剝削人的現象消滅了，在那裏階級的對抗消滅了，在那裏建立了擺脫剝削的工作者底友好合作和互助的關係。

馬列主義關於工人階級底世界歷史性的作用的思想，光輝地實現在俄國革命的發展中了。由于無產階級在人民群眾鬥爭中的領導作用，完成了導致沙皇專制制度顛覆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由于爲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這一革命粉碎了地主資本家的政權，建立了人民的政權——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政權。由於無產階級和其列寧黨的領導作用，消滅了我們國家中的剝削階級，和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關於無產階級和其黨在爲人民事業的鬥爭中，在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革中的領導作用的論點，是爲偉大的歷史生活經驗所查不過和證實過了。

（君達譯自「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四八年第十四期）



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
與階級鬥爭的理論

1949.3.初版 哈.10000

基本定價 70 元